



配图 汤青

养鸡记

□虞燕

每年春季，母亲必抻小鸡仔。街上一有人挑着担叫卖“抻小鸡嘞抻小鸡嘞”，母亲便扔下手头的一切跑了出去，回来时，她捧着木盆，走得慢而稳，得了宝贝似的。木盆里发出热闹的“唧唧”声，一群毛茸茸的黄色“小球”正懒洋洋密挤着，它们仿佛知道有了新家，安耽着呢。

这些鸡仔，都是母亲挑过的，以个头大、腿脚强健的母鸡仔为主，公鸡仔是点缀，就如八宝饭上的红枣。不过，我能一眼瞄到八宝饭上的红枣粒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公鸡仔，明明都长得一模一样啊，遂佩服极了母亲，想来辨公母定是门大学问。不过，母亲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有的母鸡仔养着养着就变成了公的，那也无妨，无非就是少了只下蛋的，关键是要将其养得肥肥壮壮，到时卖个好价钱。

母亲准备了大木盆，在底部铺上硬纸板，撒些米粒，扔进鲜嫩的青草，而后，轻柔地握住鸡仔，一只只往里送，安顿好所有的鸡仔，再倒扣个大眼筛篮作为盖子。鸡仔们在“新居”里过得挺悠哉，吃了屙，屙了吃，我和弟弟学着母亲的样儿，从筛篮眼里漏下米和谷子，或拿根柔软的草探进去，逗鸡仔玩。母亲严禁我们掀筛篮，万一鸡仔跳到外头，将面临各种风险，如不小心被人踩死、被猫狗咬死等。

每天，母亲除了给鸡仔喂食、清理粪便，还坐于旁边的小凳子巴巴地瞧上半天。她熟识每只鸡仔，并按各自的特征起了名，“一撮毛”“小老实”“小红点”“小强盗”……“小强盗”特别霸道，抖着毛强硬地赶走其他鸡仔吃独食，“小老实”则相反，人家纷纷前去啄米，它畏畏缩缩地跟在后面，常常连吃点残羹剩菜都够呛。母亲忍不住主持公道，阻止“小强盗”的霸王行为，把“小老实”径直送到食物前，甚至单独喂“小老实”。相处了些时日，母亲能迅速察觉到鸡仔的不对劲，诸如粪便稀了、比平时呆滞之类，那就得第一时间采取措施。她有自己方法，不知何药片溶于水后，灌进针筒里，一手握鸡仔，一手拿针筒，用针把药稳稳打进鸡仔嘴里，那个熟练利落，不知道的人恐怕会以为母亲当过医生。

待鸡仔稍大些，就得“搬家”了，集体住进父亲亲手打造的鸡笼。鸡笼由一根根木条钉成，长方形，侧面做了门，上面有把手，可怜。到了晚上，母亲朝鸡们“咯咯咯”叫唤，把它们哄进鸡笼，关上门，置于院子里的葡萄架下。有一回夜里，母亲突然被鸡叫声惊醒，她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掀起窗帘一角往外看。葡萄架那一束光晃来晃去，她立马意识到有人偷鸡，随即开灯，开门，同时大喝一声。手电筒一下子熄了，一团黑影从地上弹起，如发射的弹丸，顷刻消失在黑夜里。母亲冲了出去，发现笼门已开，急速拎鸡笼至卧室窗下，借着窗内的光，点了鸡的数量，检查是否有鸡受伤。鸡笼放在了窗底下，母亲还是睡不踏实，做梦都梦到有只手伸进了笼里。索性，将其拎进了灶间，屋里臭就臭吧，早晨起来喷点花露水就行。

父亲出海回来得知此事，责怪母亲一个人冲出去的举动太过冒险，深更半夜，他不在，我跟弟弟还小，且在熟睡中……想想就后怕。并再三叮嘱，以后万不可如此，鸡偷了就偷了。母亲嘟哝，说哪来得及想那么多，什么人啊，半大不小的鸡都偷，被馋虫啃烂的东西。

一群鸡要茁壮成长，食物马虎不得，父母各显神通。母亲在农家定了谷子和米糠，且岛上的稻田收割后，她总会忙不迭地去拾稻穗，每每满载而归，而父亲所在的船经常运玉米、小麦之类，卸货后，父亲钻进船舱里，将漏下的玉米小麦扫出来，装进大麻袋运回家。母亲变着花样给鸡们改善伙食，番薯皮煮熟了拌米糠，细碎的鱼骨头拌米饭，去菜地里捉青虫、地蚕等。虫子丢进鸡群，鸡们争抢得最欢，母亲在边上乐颠颠地看着，她老说活虫子可是高蛋白哩，使鸡长得壮实，母鸡还能下红彤彤的双黄蛋。

鸡成年了，夜晚住紧挨着房子的小屋，白天自由活动。母亲深谙运动量大的鸡肉质紧实、味道好的道理，遂，她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小屋的门，把鸡放出去，公鸡母鸡们就像一群好动的孩子，一窝蜂出了门，或扇着翅膀跳跃，或低头在泥土里啄食，或悠闲地溜达，或围着母亲转，鸡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就屋前屋后和院子里，有各种花草虫鸟与它们为伴。

母亲在院子里做了窝，专供鸡蛋下蛋。那个年月，鸡蛋简直是万能的滋补品和礼品，身体不够好，糖水蛋酒酿蛋桂圆炖蛋吃起来，亲戚朋友生孩子、结婚、上学等都可以送鸡蛋表示心意。母亲不卖鸡蛋，除去用以人情往来，其他均抚慰了家人的肠胃，滋养了家人的身体。父亲出海，母亲会准备好若干鸡蛋让他带走，我和弟弟正长身体，更是离不了鸡蛋，且头生蛋都归我俩，岛上一直有吃了头生蛋会变聪明的说法。

鸡的归宿跟鸡蛋恰恰相反，母亲的小规模饲养也算名声在外，每年都有旧买主新买主上门，自家能留只过年鸡就不错了。当然不是每只鸡都能顺利长到被卖掉，难免有半路夭折的，而有一年，竟然全军覆没，母亲养鸡以来，从未这样惨烈过。那日清晨，母亲照常打开鸡笼，里面毫无动静，便知道坏了。我见到时，母亲已用火钳子把那些半大的鸡夹了出来，一只挨着一只排列在地，原本活蹦乱跳的鸡们一律紧闭双眼全身僵硬，风吹过，几根鸡毛抖抖索索，凄惨得不忍看。母亲红着眼睛连连叹气，噩梦应验了，该死的鸡瘟，太可惜了太可惜了。

一只鸡都没剩，意味着那年的生意要断掉，而断过一年，很可能影响往后的生意。于是，父亲试着从崇明贩活鸡过来，成年的或即将成年的鸡，自己再饲养一段时间，以作弥补。父亲挑了五六只鸡上船，这下船上热闹了，到了新地方，鸡比较兴奋，不停叫唤、走动，边叫边走边屙，父亲无奈，只得将它们用筛篮罩起来。然开船后不久，几只鸡却渐无精神，父亲心下一凛，莫不是买到了病鸡？蹲在那反复观察，喂水喂食，有船员提醒，说鸡晕船了，不是只有人才晕船的，症状还真有些像，父亲暂时信了。第二天，大家发现其中一只母鸡下了蛋，觉着挺好玩，抢着要把蛋煮了，鸡们齐齐昂起头以鸣叫抗议，父亲这才把吊起的心彻底放下。

崇明鸡普遍比母亲自养的大，明明买来时个头一般般，养着养着，气球般鼓了起来。有只公鸡大到让人惊讶，公鸡一抬头竟能够到小圆桌的桌面，我们吃早饭时老担心它会来啄翻饭碗。有一次，我正坐于小凳子，公鸡在旁踱步，父亲笑出了声，说养我那么多年都没一只鸡大。邻人趴在墙头，用羡慕的口气说我家的鸡已经做出牌子了。

自此，我家的鸡生意便一直采用少量自家饲养和贩卖相结合的方式，母亲的压力小了，老惊扰她的噩梦也一去不回了，梦的内容雷同，无非是鸡给养没了，心血都白费了，无法跟老主顾交待了……